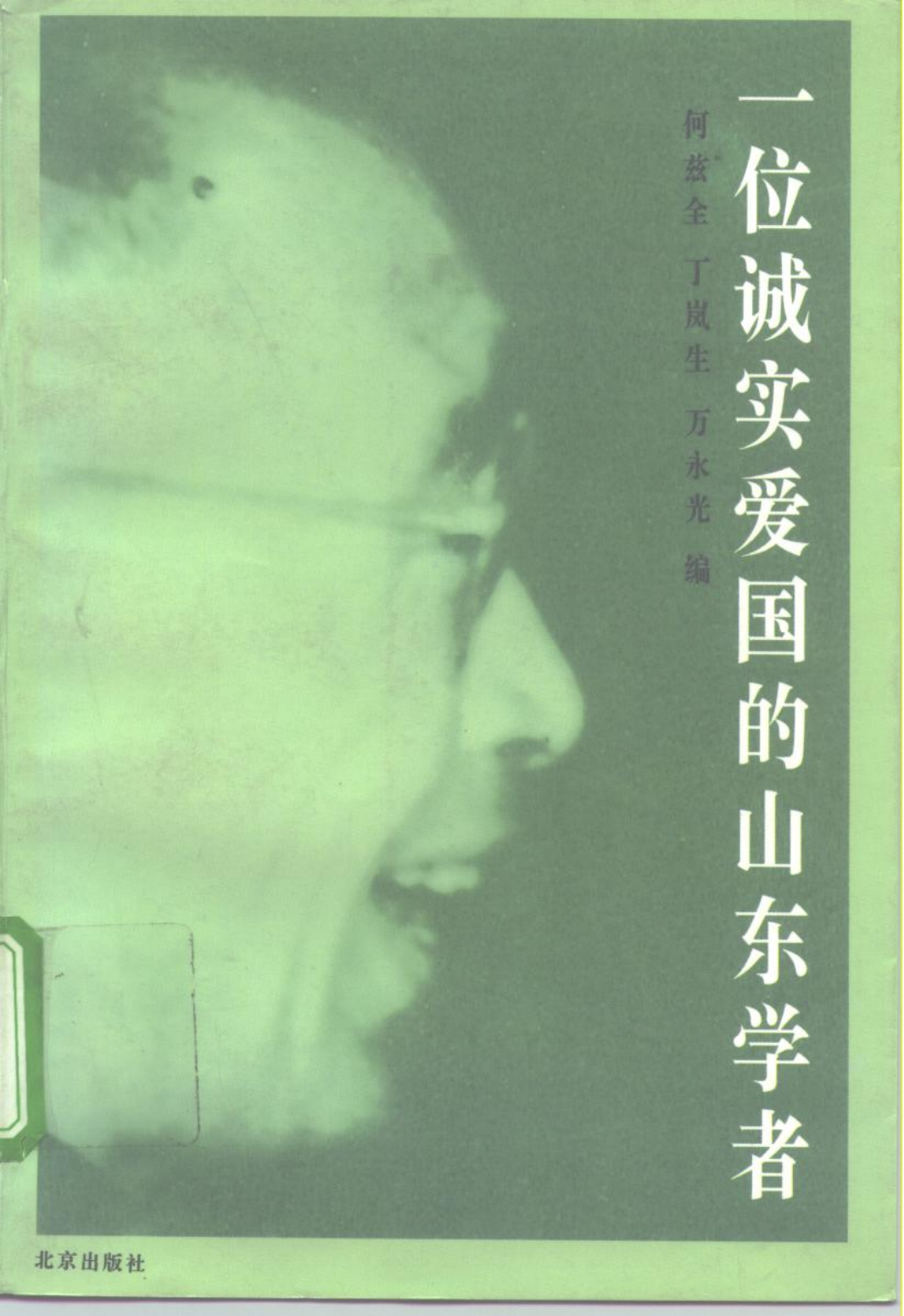




一位诚实爱国的山东学者

何兹全 丁岚生 万永光 编

北京出版社

一位诚实爱国的山东学者

何兹全 丁岚生 万永光 编

北京出版社

一位诚实爱国的山东学者
——何思源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集
何兹全 丁岚生 万永光 编

*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 政 编 码: 100011

北 京 出 版 社 总 发 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展 望 印 刷 厂 印 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1.375印张 270000字

1996年1月第1版 1996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7-200-02554-2/K·258

定价: 10.00元



何思源先生



与周恩来、何柱国合影



全家六口人合影

天挺魯兄：許久不見，近來通曉否？

去年解府後，因罪常懷憂，曾約何新金兄
某北大訪書，查時何君已美國研究，未
能為訪，因致何君，於今年秋返國，不知
此方尚肯寄書否？此事前不數年，許可並
原經過訓練，為何在年底返國，可謂受訓
本年明年秋季，終年終年，不知何君會否，此
本館信可以說明，希即見之，見時請何
何時請電話通知，自少可也。

時可 何思源

李继祖著

八年抗戰之山東

何思源題

何思源先生手迹之二

學問貫中西，愛國心誠，呈材
壽遠，設施多偉績，與情頌
溢，文海聲騰。

何思源先生誕辰一百周年紀念

一九九四年秋日 啓功敬頌

啓

功

啓功題詞

何思源先生
名傳京華

何思源先生誕辰百年紀念

張政烺



张政烺题词

五届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委员

何思源同志在京逝世

新华社北京5月8日电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第五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何思源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1982年4月28日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七岁。

何思源同志是山东省菏泽县人，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留学美、德、法等国。解放前曾任中山大学教授、法学院院长，国民党山东省政府教育厅长、省政府主席，北平市市长等职。1949年北平解放前夕，他被华北七省、市参议会推选为和平谈判首席代表，为北平的和平解放积极奔走，遭到了国民党特务的暗害，寓所被炸，他和他的夫人受伤，小女儿不幸牺牲。但他不畏强暴，忍痛带伤，坚定地与其他代表同到前线与我方洽谈，对北平的和平解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受到了人民的赞扬。

解放后，何思源同志历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委员等职。他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积极参加国家政治生活，工作认真负责，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世界观。他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深恶痛绝。他积极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对祖国在新的历史时期各条战线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欢欣鼓舞。

何思源同志生前极为怀念在台湾的亲朋故旧，殷切期望台

湾早日回归祖国，完成统一大业，并为此而积极努力地勤奋工作。

何思源同志生前曾嘱咐他的子女，在他逝世后，丧事要“一切从简，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举行追悼会。”他的这种移风易俗，提倡社会新风尚的精神是非常可贵的。组织上决定尊重他生前的意愿。

在何思源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政协全国委员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共中央统战部的负责人和生前友好刘澜涛、钱昌照、平杰三、屈武、彭友今、郑洞国、甘祠森、吴茂荪等曾到医院探望或慰问他的亲属。

何思源同志的骨灰盒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堂。

（见 1982 年 5 月 10 日《人民日报》
第四版）

前 言

何思源先生生于 1896 年 7 月 30 日（光绪二十二年六月二十日），1996 年 7 月 30 日是他的百岁诞辰。我们编了这本文集来纪念他。

内容大体是四部分，第一部分是几位山东著名史学家写的。这些文章当然不是史学家对何思源先生的全面历史评价，但它自然也反映了史学家实事求是的思想倾向。

邹霆先生是《中国建设》的特约记者。这篇访问记曾以《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为正题发表在《中国建设》1980 年第 11、12 两期。文笔生动，热情激扬，对何思源先生一生的作为给予了客观的、公正的评价。记者就是现代史的史学家。我把它放在这一部分了。

史学家的意见，是最当重视的。我最近听到一个笑话，也常常转述这个笑话。说是有一人过马路，有点不守交通规章，被警察叫住训了一顿。此人大不服气，气哼哼的过了马路，回头对着警察说：“你早晚逃不出我的手心！”警察心里好奇怪，这是个什么人？赶上去问他。最后，他说：“我是火葬场的。”

火葬场的人说“逃不出我的手心”，是说笑话，历史学家才有资格说这句话，而且只有历史学家才真有资格说这句话。无论生前多么伟大的人物，他的功过和历史地位都要待历史和史学家去评定。

写《何思源和山东教育》的王强、马亮宽两位同志是山东聊城师范学院历史系的副教授。他们正在为写何思源先生传记

展开研究和搜求材料的工作。这篇《何思源和山东教育》，就是他们研究成果的一部分。

第二部分是他的朋友、同僚写的。

刘道元先生和何思源先生一块工作多年。何思源先生任国民党山东省教育厅长时，刘道元任秘书，抗日战争时期任教育厅长。何思源先生任山东省政府主席，他任政务厅长、民政厅长。去台湾后，曾任中央大学校长。

他的这篇片断回忆，是我从他寄来的一篇回忆文章里选辑出来的。

李升如先生现为台湾文艺作家协会理事长。他过去也在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工作过。

吴国贞女士的丈夫王让千大夫，抗日战争时期一直跟随何思源先生在敌后活动，现已去世。吴女士现在在台湾定居。

谢天沙先生曾于1951年和何思源先生同在华北大学学习，是同班同学。这篇文章是何思源先生逝世后，他在香港《新晚报》（即《大公报》晚刊）上发表的。

王昭建先生现在济南，原在山东文史馆工作，现已退休。李质君先生，抗日战争前在山东教育厅工作过，现已作古。他们两位的文章对何思源先生对山东教育的贡献作了翔实的介绍，它使人怀念三十年代全国著名学者、艺术家云集青岛、济南时山东教育的盛况。

丁岚生、万永光两先生多年跟随何思源先生作秘书，对何先生的生活、事业、思想了解的较多。这本纪念集，就是我们三人编的。没有他们两位写文章、请人写文章，这本集子是编不起来的。

第三部分是家属亲族写的。第四部分是何思源先生自己的几篇文章。

青年时期，何思源先生是北京学生运动的一员猛将。五四

目 录

何仙槎（思源）先生与山东教育	季羨林（1）
我所知道的何仙槎先生	邓广铭（3）
何思源先生的从政业绩、并试论其走向 人民之路的明智与勇气	孙思白（6）
——为纪念何先生百年冥寿作	
何仙槎先生琐忆	张守常（20）
访全国政协委员何思源老先生	邹 震（29）
何思源与山东教育	王 强 马亮宽（39）
对何仙槎先生的片断回忆	刘道元（55）
何思源主持山东教育的政绩	李质君（62）
缅怀仙槎先生	王昭建（68）
何思源任山东省政府主席前后	丁岚生（76）
我作了何思源主席的秘书	李升如（101）
忆何公仙槎	吴国贞（103）
回忆何思源先生	丁岚生（109）
何思源在北平	万永光（152）
我所知道的何思源	谢天沙（173）
何思源先生晚年生活琐记	万永光（178）
何思源先生言行辑录	万和何（189）

回忆先父何思源	何理路 (197)
缅怀父亲	何鲁丽 (213)
忆仙槎兄和宜文嫂	郭良玉 (226)
怀念仙槎大哥	何兹全 (230)
五四运动回忆	何思源 (242)
我与韩复榘共事八年的经历和见闻	何思源 (250)
什么是求生教育	何思源 (282)
我参加和平解放北平运动的回忆	何思源 (289)
给李士钊同志的一封信（营救胡也频、 丁玲的回忆）	何思源 (303)
附录：张默生谈丁玲、胡也频在济南	
回忆我的一生	何思源 (309)

何仙槎（思源）先生与山东教育

季 羨 林

年纪大一点的山东老乡和北京人大概都还能记得何仙槎先生这个名字。他当过山东教育厅长和北平市长。

1929年，我在山东省立济南高中读书，他当时是教育厅长。在学生眼中，那是一个大官。有一天，他忽然在校长的陪同下，走到了极为拥挤和简陋的学生宿舍里去。这颇引起了一阵轰动。时隔六十年，今天回忆起来，当时情景栩栩如在眼前。

到了1935年，我在母校当了一年国文教员之后，考取了清华大学与德国的交换研究生。我一介书生，囊内空空，付不起赴德的路费。校长宋还吾老师慨然带我到教育厅去谒见何思源厅长。没等我开口，他已早知我的目的，一口回绝。我有一个致命的缺点(?)：脸皮太薄，不善于求人，只好唯唯而退。宋校长责怪我太老实。我天生是一个上不得台盘的人，脱胎换骨，一时难成，有什么办法呢？

再见到何思源先生，那已经是十五六年以后“天翻地覆慨而慷”的时候了。解放初期，北京山东中学校董会又开始活动，我同何都是校董。此时他早已卸任北平市长。在傅作义将军守城期间，何仙槎先生冒生命危险同一些人出城，同解放军谈判，和平解放北平，为人民立下了功勋。人民给了他回报，除了一些别的职务以外，他还当了山东中学校董。此时，我们之间已

并没有什么距离，他也已工农化得颇为可观。最显眼的是抽烟用小烟袋，一副老农模样。校董开会时，我故意同他开玩笑，说到他当厅长时我去求帮的情景。彼此开怀大笑，其乐融融。

说句老实话，何仙槎先生对于山东教育是有功的。北伐成功后，山东省主席几易其人，从国民党的陈调元一直到割据军阀韩复榘，而他这教育厅长却稳坐钓鱼船。学生称他是“五朝元老”，微涵不恭之意。然而平心论之，如果没有他这个“五朝元老”，山东教育将会变成什么样子？难道不让人不寒而栗吗？陈调元、韩复榘这一帮人是极难对付的。他们手下都有一帮人，唱丑、唱旦、帮闲、簪片、清客、讨饭、喽啰、吹鼓手，一应俱全。教育厅长，虽非肥缺，然而也是全省几大员之一，他们怎么肯让同自己毫无瓜葛的人乱当“五朝元老”呢？大概北大毕业生、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金招牌镇住了他们，不得不尔。像韩复榘这样土匪式的人物，胸无点墨，杀人不眨眼，民间流传着许多笑话，说他反对“靠左边走”，原因是：“都走左边，谁走右边呢？”何思源能同他们周旋，其中滋味，恐怕是“不足为外人道也”。然而，山东教育经费始终未断，教育没有受到破坏。仙槎先生应该说是为人民立了功。

总之，我认为，我们今天纪念何思源先生是完全应该的。

1993.11.25